大易擇言

一六

盪各有功之所用也鼓動之以震雷離電滋潤之以巽風坎雨離日坎月運動而行一節為寒一節為暑不言乾坤艮兌者乾坤上下備言雷電風雨亦出山澤也

紫陽朱子曰摩是那兩箇物事相摩戛盪是圜轉推盪將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八卦以後為六十四卦底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

存異

草廬吳氏曰離為日坎為月艮山在西北嚴凝之方為寒兌澤在東南温熱之方為暑左離次以兌者日之運行而為暑也右坎次以艮者月之運行而為寒也邵子曰日為暑月為寒書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

愚案天之寒暑乃日行之遠近為之故周禮云日南則景短多暑謂夏至以後日北則景長多寒謂冬至以後此云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與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

有夏大指皆同以日為重而因及于月耳自古无
以日為暑月為寒如邵子之說也至若山未嘗皆
在西北而為嚴凝澤未嘗皆在東南而為温熱草
廬學識過于羣儒乃舍造化自然之理而溺于先
天卦位以立言圖之誤人如此○大傳既云八卦
相盪而語中若遺艮兑者或云在地成形者以人
為貴成男成女即指六子之象而艮兑在其中其
說甚為有理若謂必當以山澤之象與雷風等配

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
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
草廬吳氏曰易簡者以乾坤之理言始物者乾之所
知然乾之性健其知也宰物而不勞心故易而不
難成物者坤之所作然坤之性順其作也從陽而
不造事故簡而不繁此乾坤皆指天地而易之乾
坤二卦象之者也
張氏彥陵曰乾知大始似乎甚難矣坤作成物似乎

易知知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于内故可久有功則兼于外故可大德謂得于己者業謂成于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爲賢矣

又曰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

愚案乾言易知坤言簡能而易知易從遂爲賢人之

德業是易簡者三才之性命也天下之理莫非性命之理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易簡之重如此而先儒未有能發其藴者亦反復求之于易而已

通論

紫陽朱子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人而言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唯主于生物都无許多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都无許多繁擾作為故能以簡而作成物大

抵陽施陰受乾之生物如瓶施水其道至易坤唯
承天以成物别无作爲故其理至簡其在人則无
艱阻而白直故人易知順理而不繁擾故人易從
易知則人皆同心親之易從則人皆協力而有功
矣有親可久則爲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
可大則爲賢人之業是就作事處言蓋自乾以易
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作事處

餘論

蒙齋李氏曰因尊卑以定乾坤于是天下之理不在

天地而在易因乾坤而得易簡于是天下之理不在易而在聖人

愚案此章發明全易之統體而歸重于乾坤又由乾坤而歸重于易簡後章屢舉易簡及易與天地準易冒天下之道與崇德廣業諸語皆根于此通章若言易若不言易而易之為書无餘藴焉所以為聖人之文也

右第一章

辭其理未顯故繫屬吉凶之文辭于卦爻之下而
顯明此卦爻吉凶也案吉凶之外猶有悔吝憂虞
舉吉凶則包之
又曰六爻遞相推動而生變化是天地人三才至極
之道
漢上朱氏曰聖人設卦本以觀象自伏羲至于文王
一也聖人憂患後世懼觀者智不足以知此于是
繫之卦辭又繫之爻辭以吉凶明告之

聖人又觀是卦有如是之象則繫之以如是之辭
蓋卦以象而立象又以卦而見也明吉凶者有是
象而吉凶之理已具繫之辭而吉凶之象始明也
陰陽奇耦相交相錯順則吉逆則凶當則吉否則
凶因其順逆當否而繫之辭吉凶明矣
草廬吳氏曰吉凶悔吝象人事之失得憂虞變化剛
柔象天地陰陽之晝夜進退是六爻兼有天地人
之道也

張氏彥陵曰剛柔相推之中或當位或失位而吉凶悔吝之源正起于此聖人之所觀觀此也聖人之所明明此也蓋吉凶悔吝雖繫于辭而其源實起于變

何氏元子曰吉凶悔吝以卦辭言失得憂虞以人事言上文所謂觀象繫辭以明吉凶者此也

愚案變化即指上文之吉凶悔吝也變化乃剛柔進退之所為然剛進而柔退則吉與悔之數多柔進

而剛退則凶與吝之數多明乎此則大易之蘊昭

然矣

辨正

愚案得失憂虞人事之象各四故吉凶悔吝繫辭之

目亦四由諸儒之說則憂虞相去不遠謂之一者

可矣案虞于古亦訓宴安之意猶中孚初爻虞吉

之虞也在此則言人雖不能无過于前而能知悔

則可以圖救于後而所處亦少安矣于令昇曰悔

亡則虞有小吝則憂憂虞未至于失得悔吝不入

于吉凶似得其解

存異

紫陽朱子曰柔變而趨于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于柔者進極而退也

又曰五行成數去其地十之土而不用則七八九六而已陽奇陰耦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為老七八為少然陽極于九則退八而為陰陰極于六則進七而為陽一進一退循環无端

此揲蓍之法所以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蓋取其變

也

愚案變化言卦象爻位之不一進退則指萬物之消長往來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在易則爲進退爲變化俱不越剛柔二端故上文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相推猶後章日月相推寒暑相推之義卦爻中或剛在初柔在上或柔在二剛在五六十四卦之中无一同者所謂相推所謂變化其說盡于此矣至若剛柔各有其性相爲用而不聞其相爲

變也今朱子之説如此將謂日進之極則退而化為月日退之極則進而變為日于理亦可乎大傳固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不云剛柔互相變化也至于蓍法之變本主卦中之一爻而言聖人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者自有深義若謂陽有時而退為八陰有時而進為七則七八亦在進退變化之列又何以言獨用九六為取其變邪蓋朱子唯欲以卜筮言易而不顧其立言之有弊如此

玩者觀之詳

節齋蔡氏曰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无所不盡其理用易則唯盡乎一爻之時居既盡乎天之理動必合乎天之道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秋山王氏曰平居无事觀卦爻之象而玩其辭則可以察吉凶悔吝之故及動而應事觀卦之變而玩其占則可以決吉凶悔吝之幾故有不動動无不

六變化故言乎變者也
紫陽朱子曰象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
節齋蔡氏曰吉凶悔吝无咎即卦與爻之斷辭也失
得者事之已成著者也小疵者事之得失未分而
能致得失者也善補過者先本有咎修之則可免
咎也
平菴項氏曰象辭所言之象即下文所謂卦也爻辭
所言之變即下文所謂位也案下文雖以卦言實則專指爻辭項氏此

虚齋蔡氏曰據本章通例看此條卦字辭字皆兼爻說蔡氏葢不知專指爻也

愚案小謂柔爻大謂剛爻易中惟乾坤純剛純柔餘卦則剛柔交錯而成齊小大者存乎卦言剛柔散布六爻或上或下不比六位之貴賤森然也然剛柔之得失又一視乎位而不可易險者凶吝之謂易者吉與无咎之謂吉與无咎多于中正遇之此易中繫辭之例因爻位有中正與否而剛柔之値

此者得失分焉故又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謂小大之所之也

通論

草廬吳氏曰列貴賤者存乎位覆說爻者言乎變齊小大者存乎卦覆說彖者言乎象分辨吉凶存乎彖爻之辭覆說言乎其失得也悔吝介乎吉凶之間憂其介則趨于吉不趨于凶矣覆說言乎小疵也震者動心戒懼之謂有咎而能戒懼則能改悔所爲而可以无咎覆說善補過也

皆合中正之則而不流仁合于義也樂玩天理故所
知者益深達乎命而不憂安于所處故所行者益篤
根于性而能愛所謂樂天之志憂世之誠並行不悖
者乃仁義合德之至也若以旁行為知亦可但恐于
行字稍礙

愚案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折中主此立論視本義
更為精備並載以相發明○一說旁行而不流宜
屬上句讀所以申不過之意也蓋知周乎萬物而

也所以无體

紫陽朱子曰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无窮而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于中道所謂裁成者也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

鳳阿姜氏曰晝夜之道乃幽明死生鬼神之所以然聖人通知之而有以深徹乎其蘊又不但知有其

故知有其說知有其情狀而已也

緣蘿江氏曰上說道濟天下敦仁能愛此則萬物盡屬其曲成上說知幽明死生鬼神此則晝夜盡屬其通知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造化所以發育萬物者為繼之者善各正其性命者為成之者性

又曰繼是接續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

通論

折中曰聖人用繼字最精確不可忽過此繼字猶人子所謂繼體所謂繼志蓋人者天地之子也天地之理全付于人而人受之猶孝經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者是也但謂之付則主于天地而言謂之受則主于人而言惟謂之繼則見得天人承接之意而付與受兩義皆在其中矣天付于人而人受之其理既无

處及至結實一核成一種子此是藏諸用處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萬物无不具此理所謂富有也

石澗俞氏曰仁本藏于內者也顯諸仁則自內而外如春夏之發生所以顯秋冬所藏之仁也用本顯于外者也藏諸用則自外而內如秋冬之收成所以藏春夏所顯之用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

坤毀則无以見易也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正義 紫陽朱子曰不禦言无盡靜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備言无所不有

愚案遠與邇皆以廣言備以大言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

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正義衡水孔氏曰若氣不發動則靜而專一故云其靜也專若其運轉則四時不忒寒暑无差剛而得正故云其動也直以其動靜如此故能大生焉閉藏翕歛故其靜也翕動則開生萬物故其動也闢以其如此故能廣生于物焉

紫陽朱子曰乾坤各有動靜于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别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

陰亦非陽一于動而无靜陰一于靜而无動也自後儒不能深信夫子之言于是以靜為純坤而主靜之說出矣此儒老之辨究心于學術者其察之

通論

折中曰此節是承上節廣矣大矣而推言天地所以廣大者一由于易簡故下節遂言易之廣大配天地而結歸于易簡也靜專動直是毫无私曲形容易字最盡靜翕動闢是毫无作為形容簡字最盡易在直處

總云至德者對則德業別散則業由德而來俱為德也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正義 潁川韓氏曰極知之崇象天高而統物備禮之用象地廣而載物也

所行也

石澗俞氏曰人之性渾然天成蓋无有不善者更加以涵養功夫存之又存則无所往而非道无所往而非義矣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

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名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正義 潁川韓氏曰鶴鳴于陰氣同則和出言户庭千里或應出言猶然況其大者乎千里或應況其邇者乎故夫憂悔吝者存乎纖介定失得者慎于樞機是以君子擬議以動慎其微也

節齋蔡氏曰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之義

存其位者也

餘論 誠齋楊氏曰人之謙與傲係其徳之厚與薄徳厚者无盈色徳薄者无卑辭如鐘磬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徳唯至厚者能之其徳愈盛則其禮愈恭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通論 童溪王氏曰知聖人深乎乎謙之九三則知聖人深

紫峯陳氏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處非其據而盜
思奪之矣且小人在位則慢上暴下人所不堪而
盜思伐之矣
折中曰慢暴如陳氏說亦通然以慢字對下文慢藏觀
之則當為上褻慢其名器而在下之小人得肆其殘
暴之義方與伐字相應蓋奪者禍止其身也伐者禍
及國家也慢藏誨盜以喻上慢下暴盜思伐之冶容
誨淫以喻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

是五位相得也而各有合天之五奇合而為二十有五地之五偶合而為三十也此不用五行生成之說而于文義自順○天一至地十二十字舊本俱置于第十章之首以致解天數五二句者必倒引以明之舊本又以天數五以下四十四字置于大衍之後夫大衍已著揲蓍之數則象閏之下自宜直接乾坤之策而反舉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文義殊覺不順宋人各為移置極是況又有漢書律

又曰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耦為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

愚案自天一至地十孔氏以為奇耦自然之數最為得之然諸數各有義蘊以及先後次第之故明乎

等為相得語無著落故　折中載龔氏煥說辨之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
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
閏故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
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
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
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
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

潁川韓氏曰王弼曰演天地之數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自宋以後皆宗此說

又曰變化之道不為而自然故知變化之道者則知神之所為

衡水孔氏曰分而為二以象兩者以四十九分而為二以象兩儀也掛一以象三者就兩儀之間于天數之中分掛其一以象三才也揲之以四以象四

策則二篇之策合萬一千五百二十也
横渠張子曰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
无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于萬化之
感而莫知爲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
鬼謀故可與祐神顯道神德行此言蓍龜之德也
紫陽朱子曰掛懸其一于左手小指之間也揲間而
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扐勒于左手中三指
之兩間也五歲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

揲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故聖人必
再扐後掛者以此
折中曰郭雍本其先人郭忠孝之説以為蓍説引張子
之言為據朱子與之往復辨論今附録于後以備參
考大約孔疏本義則以左右揲餘為奇而即以再扐
象再閏張子郭氏則以先掛一者為奇而歸之于扐
以象閏其説謂惟初變掛一而後二變不掛故初歲
有閏又須更越二歲如初變有掛又須更越二變以

應再扐後掛之文也如郭氏說則再閏再扐兩再字各異義而不相應故須以朱子之論爲確然以歸奇爲歸掛一之奇則自虞翻已爲此說且玩經文語氣歸奇于扐奇與扐自是兩物而併歸一處爾此義則郭氏之說可從蓋疏義之意是以扐象閏也張郭之意是以掛象閏也今折其中則掛扐皆當併以象閏以天道論之氣盈朔虛必併爲一法以筮儀論之掛與扐必併在一處以經文考之曰歸奇于扐又曰再

扐後掛則象閏者當併掛與扐明矣

愚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忽去其五者此必有故孔疏謂義有多家未知孰是朱子以為乘河圖中宮之五與十而得之亦未可信至五十又去其一但用四十九策朱子云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太一即韓氏所謂太極也夫同一一也未分以前既舍之以象太極既分以後復掛之以象三雖所用不同然一時而有兩一是聖人示天下以疑矣

學者于此不能无惑或曰天地之數出于自然无可增減大衍之數亦五十有五也有五二字因有脫失而後起多家之說然則何以其用止于四十有九古註載姚德祐董季直皆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資州李氏亦云其用四十有九者更減一以并五備設六爻之位蓍卦兩兼終極天地五十五之數也案有卦而後有策五十五數之中先設六爻之

虛齋蔡氏曰言動制器卜筮不必俱以筮易言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亦可用易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亦可用易也

餘論

趙國荀子曰善為易者不占

愚案舉聖人之道四而末乃言卜筮者恐天下以易為卜筮之書也荀卿去孔子未遠其必有得于大傳之指矣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

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
與于此

正義

虛齋蔡氏曰行之于身是有為措之事業是有行

折中曰此節是釋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之意又起下
章所謂蓍之德也蓍以知來故曰遂知來物至精者
虛明鑒照如水鏡之无纖翳也

餘論

紫陽朱子曰問焉而以言以上下文推之以言却是
命筮之辭古人亦大段重這命筮之辭

折中曰此節是釋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之意又起下章所謂卦之德六爻之義也卦爻以藏往故曰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下之象成文謂八卦也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具而天地之文成矣定象謂六爻也內外上下貴賤之位立而天下之象定矣參伍錯綜亦是互文總以見卦爻陰陽互相錯綜爾至變者變動周流如雲物之无定質也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

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正義 衡水孔氏曰既无思无為故寂然不動有感必應萬事皆通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言易理神功不測

次崖林氏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是上文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下之象受命如響遂知來物之意蓋即上文而再騰說以歸于至神也

折中曰此節是總著卦文之德而贊之遂通天下之故

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正義　潁川韓氏曰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

衡水孔氏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者聖人用易道以極深故聖人德深也能通天下之志意即是受命如響遂知來物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者聖人用易道以研幾故能知事之幾微通其變遂

至變察天下之至變

通論 虛齋蔡氏曰上章四營而成易至顯道神德行則辭變象占四者俱有但未及枚舉而明言之耳故此章詳之

折中曰本義以至精為尚辭尚占之事至變為尚象尚變之事而易說以至精為變占至變為象辭蓋本第二章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而來此與下章蓍之德卦之德既相應而第二章觀玩之義亦因以

八八六十四象陰方其為用也爻位有分因之以藏知往事是卦之德方以知也

横渠張子曰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易貢故能斷天下之疑

括蒼龔氏曰圓者其體動而不窮神者其用虛而善應卦者象也象則示之以定體爻者變也變則其義不可為典要以此洗心者所以无思也以此退藏于密者所以无為也以此吉凶與民同患者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紫陽朱子曰圓神謂變化无方方知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易以告人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

泉峯龔氏曰通志以開物言定業以成務言斷疑以冒天下之道言惟其能冒天下之道所以能斷天

下之疑苟其道有不備又何足以斷天下之疑也

哉

何氏元子曰吉凶之幾兆端已發將至而未至者曰

來吉凶之理見在于此一定而可知者曰往

折中曰以此洗心者聖人體易之事也在學者則居而

觀象玩辭亦必如聖人之洗心然後可以得其理以

此齋戒者聖人用易之事也在學者則動而觀變玩

占亦必如聖人之齋戒然後可以見其幾言聖人以

為君子之楷則也

愚案聰明睿知言聖人耳目心思皆與天通也天德至健故曰神武好生故曰不殺惟聖人身具此德故能天道人事一以貫之而作易以神明天下之德神物即謂易也以為專指蓍龜卜筮則偏矣

餘論

紫陽朱子曰古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開于天下事全未知識故聖人立龜與之卜作易與之筮使人趨吉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物是人物

无所不統故朱子云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乃所
謂道至此章變文言太極則以為此乃理之至者
而不若陰陽之屑屑于形氣矣實則太極固理之
極至而陰陽亦道之極至也至此章變文言太極
者因其下即云是生兩儀豈可云易有陰陽是生
兩儀乎且猶有故所謂兩儀者易中之奇耦二畫
也已有形象矣若陰陽之在天地則无形无象聖
人以奇耦二畫寔生于无形象之陰陽而亦若陰

陽之无所不統故有下文所云也其所以分則太極者曰天地之陰陽兩儀者指書中之奇耦也若不察變文之故而概以一理字解太極以之論學可也恐非此經之指矣且詳玩經文此節與上節相配上節是言易之在天地者此節是言易之在書冊者上節不言闔闢以前更有何物則此節之太極即言未畫之乾坤較然甚明豈可于陰陽之上別生端緒乎至太極一圖出于陳希夷非先聖

手授有宋大儒揭之以為學宗羣儒攻辯之論甚多兹不暇及。折中載鄭維嶽一說以乾為太極蓋亦不足于前人之論者。兩儀者奇耦各一畫也四象者三畫之卦也乾坤純奇純耦為二象震坎艮一奇二耦巽離兑二耦一奇為四象近世此解甚確後章易有四象與此同先儒以為金木水火及七八九六者皆非若陰陽太少則出康節一人之說易未嘗有二畫之卦也。八卦謂重卦

邪者不與焉此易與術家之懸隔天地者也夫子言定吉凶成亹亹大意在此至古者禮樂未興六經未作而聖人先為卜筮以教人周易之作又因于卜筮故大傳屢言蓍龜之重若堯舜以來迄于孔孟教人之書備矣其在今日直可云定吉凶成亹亹者莫大乎六經矣故三代以下六經出而卜筮微亦其明證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

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正義　雲峯胡氏曰四者言聖人作易之由而易之所以作由于卜筮故以天生神物始焉

辨正　衡水孔氏曰河出圖洛出書如鄭康成之義則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以爲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

汴水趙氏曰聖人不過曰河出圖洛出書初未嘗明

著其文漢儒乃指爲畫卦序疇之原劉歆謂洪範自五行至六極凡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是洛書不爲數也揚雄明一六二七之數鑿度述一九三七之叙不聞有圖書之名是數不爲圖書也獨孔安國謂神龜負文于背有數至九則以洛書爲數矣後之學者念圖書之名習安國之說而數不可見遂以揚雄鑿度之數强合之而圖書之爲圖書始斷斷乎爲數矣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至劉牧互

摶忽出河圖洛書劉牧傳之以四十五點為河圖
五十五點為洛書阮逸又反之以五十五點為圖
四十五點為書而朱子宗焉
恕谷李氏曰觀大傳天生神物與仰則觀象于天二
段則伏羲作易无物不察即當日真河圖洛書亦
僅與天生神物鳥獸之文同為感觸之一端耳今
不玩易而但觀蓍龜鳥獸即盡易乎溺于圖書者
何以異是

二其六至躔宿之二十八則四其七氣之二十四則三其八莫非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之文也豈得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獨為河洛之文哉且河之有圖洛之有書想亦畧具奇耦之文理爾豈真整整齊齊如今所傳之圖哉

愚案大傳言圖書與神物等同為聖人所則此皆言作易之由也則以圖書分畫卦序疇者漢儒之誤明矣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辨正 侯氏行果曰此引大有上九辭以證之也大有上九履信思順自天祐之言人能依四象所示繫辭所告則天及人皆共祐之吉无不利者也

紫陽朱子曰此无所屬或恐是錯簡疑在第八章之末

謂雖无言而與民同患之意悉具于其中設卦謂文王設立重卦之名盡情偽謂六十四名足以盡天下事物之情辭謂文王周公之彖爻所以告者也羲皇之卦畫足以盡意矣文王又因卦之象設卦之名以盡情偽然卦雖有名而未有辭也又繫彖辭則足以盡其言矣設卦一句在立象之後繫辭之前蓋竟盡意之緒啟盡言之端也

錢氏爾卓曰聖人之意不能以言盡而盡于立象此

聖人以象爲言也因而繫辭凡聖人所欲言者又
未常不盡于此
折中曰立象朱子謂指奇耦二畫崔氏吳氏則謂是八
卦之象似爲得之崔氏說又較明也變通鼓舞語類
俱著占筮說然須知象辭之中便已具變通鼓舞之
妙特因占而用爾故下文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
之存乎通皆是指象辭中之理有變有通非專爲七
八九六之變也鼓舞即是下文鼓天下之動意

以觀象玩辭爲先與占筮无涉宜　折中辨之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辨正　愚案上節言聖人立象繫辭于意與言无不盡矣然學者豈可泛而求之不知精緼之所在乎故此節特指言乾坤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故曰乾坤成列而易道立矣如人于易簡不能用是乾坤毁也易簡不能用則卦爻中所謂

中與正者皆茫然莫識其指歸是无以見易也易不可見則所謂易知簡能亦无由而得故曰乾坤或幾乎息矣言易之精緼惟在乾坤而學者當于此求之孔子示人觀象玩辭之要如此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正義 童溪王氏曰道也者无方无體所以妙是器也器也者有方有體所以顯是道也道外无器器外无道

其本一也故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皆謂之形化而裁之則是器有所指引而名體各異故謂之變推而行之則是變无所凝滞而運用不窮故謂之通舉是變通之用而措之天下之民使之各盡其所以相生相養之道故謂之事業

餘論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朱子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個界止分

亂无有遺者故曰極動以辭決使天下樂于趨事赴功者手舞足蹈而不能自已故曰鼓

通論

程氏敬承曰上繫末章歸重德行下繫末章亦首揭出德行此之德行即所謂乾坤易簡者乎

愚案謂德行指乾坤甚是正所以教人求易之緼而有得于彖與言之本原則立彖繫辭一以貫之矣

右第十三章

大易擇言卷三十四